

FROM GLORY TO RUIN, AN EPIC ACCOUNT
OF HISTORY'S ANCIENT CIVILISATIONS

THE FALL OF EMPIRES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 以人为镜，可知得失

帝国衰亡史

十六个古代帝国的崛起、霸业和衰亡

(美) 科马克·奥·勃里恩◎著

邵志军◎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FROM GLORY TO RUIN, AN EPIC ACCOUNT
OF HISTORY'S ANCIENT CIVILISATIONS

THE FALL OF EMPIRES

帝国衰亡史

十六个古代帝国的崛起、霸业和衰亡



(美) 科马克·奥·勃里恩◎著

邵志军◎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1-2013-195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衰亡史 / (美) 勃里恩著; 邵志军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43-4545-2

I. ①帝… II. ①勃… ②邵… III. ①世界史—古代史
IV. ①K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12220号

“Text copyright © Cormac O’ Brien 2009

Design copyright © Murdoch Books Pty Limited 2010.

All rights in this publication are reserved to Murdoch Books.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ny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Murdoch Book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hengdu Rightol Media & Advertisement CO., LTD.Email copyright@rightol.com”

作 者	(美) 科马克·奥·勃里恩
译 者	邵志军
责任编辑	陈世忠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545-2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引 言	001
第一章 埃及法老	005
从鼎盛时期开始的漫长衰落	
第二章 米诺斯文明	027
两个民族的故事	
第三章 赫梯人	039
海上民族的牺牲品	
第四章 亚述	053
亡于剑下	
第五章 新巴比伦	075
美索不达米亚的绝唱	
第六章 库什	087
湮灭的历史	
第七章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	097
西方世界的导火索	
第八章 雅典	117
胜利的重负	

第九章 马其顿.....145

伟人的弱点

第十章 迦太基.....165

罗马霸权的牺牲品

第十一章 塞琉古王朝.....191

希腊精神的局限

第十二章 汉朝.....207

内忧外患

第十三章 帕提亚.....223

封建帝国和行政国家

第十四章 罗马.....241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第十五章 萨珊帝国.....269

疲于征战

第十六章 玛雅.....283

神圣王权的终结

引言

“盛衰之理，物极必反。——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追溯历史的滚滚长河，遥远的古代帝国令人神往。因为这些帝国天才的成就、摧枯拉朽的军事力量、残暴血腥的杀戮，我们容易对其浮想联翩。历经沧桑岁月，时间阻隔反而使得其丰功伟绩愈发光耀鲜明。我们不禁要问，在现代人看来板荡蒙昧的古代世界，这些帝国为什么能有如此伟大的作为？

此类问题让人着迷，此外我们通常还会问，这些帝国是如何崩溃的？为什么会走向终结？从雅典的帕特依神庙到埃及的金字塔，古代世界的宏丽纪念碑不仅提醒我们其建造者的伟大，让我们感叹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摧毁这样天才的巨制，还警示了比我们的生活更加可怖的那种现实。

在那样的古代世界中，强权即美德。正如伏尔泰所言，“历史不过是罪行和不幸的活剧”。古代诸帝国的历史便是明证，一望即知。那些残忍、贪婪和专横的帝国统治者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成堆的征服和苦难的事例。

但是，同任何人类的壮举一样，要揭示完整的真相也远非易事。帝国控制并支配巨大的资源和人力，在艺术、工程、科技、法律方面都留下了大量遗产，这些遗产便是帝国强盛国力和高度中央集权的明证。罗马将在军事行动中俘获的大量人口当做奴隶役使，并以血腥的角斗表演来纵情狂欢，但是罗马也建造了堪称奇迹的建筑物，并为今日的政治、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权力可以体现为众多的事物，从金字塔的奇观到披枷戴锁被关在畜栏内的妇孺，莫不是帝国兴衰的原因所在。

公元前 24 世纪，阿卡德的萨尔贡大帝征服了位于波斯湾和地中海之间的广袤疆域，有学者认为，他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帝国。虽然，我们对阿卡德帝国的版图知之甚少（甚至连帝国的都城阿卡德的位置尚存争

议)，萨尔贡大帝的扩张也基于我们所熟悉的模式：先是对周边地区实施军事征服，建立稳定的朝贡制度并且扩大威望，然后对臣服的大量人口实施松散的控制，以确保未来的资源和人力之需。在帝国统治扩张的过程中，对王权的尊崇美化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这并不亚于战利品的价值。凶恶的名声可以震慑不安分的邻国，压制桀骜的臣民，因此有必要进行定期的战争，这些战争亦可带来更多的贡品，换取更多的军队，诸如此类。

对于所有的古代帝国而言，利用武力攫取财富和土地、扩大威望、消除地区性的威胁都是家常便饭。但是就管理日益增长的人口而言，地球上数千年中产生过众多的策略。亚述人靠的是恐怖高压和宣传，而阿契美尼德的波斯人依赖地区自治来笼络人心。亚历山大大帝和其希腊化时期的继承者则寄希望于一统东西方风俗制度，以其作为军事力量的革命性辅助手段来铸造一个稳定的新社会。其他一些国家，和埃及人一样，以神化王权的手段为中央集权的基础。帕提亚帝国的统治基本建立在大家族之间的封建关系上，但是罗马帝国则利用复杂的“胡萝卜加大棒”的一套法治手段来维持帝国的统治，作为后盾的则是世所未见的强大军事机器。

虽然统治的方法不尽相同，但所有这些帝国都要面对一个重大的悖论：那就是要在凭借武力建立的帝国内维持和平。中国西汉的贾谊说过：“征服者崇尚权谋和武力，而给一国带来和平与稳定的方法莫过于提倡尊重权威。”这位公元2世纪的学者还说：“取天下和守天下不能使用同样的谋略。”在这里，他谈论的是中国第一个结束了战国状态而达大一统的国家，这就是非常短命的秦朝。但是，他的看法适用于所有的古代帝国，这些超级国家能否顺利统治常常取决于它们能否维系暴力征伐与清和治理之间的微妙平衡。

在下面的章节中，难以维持平衡的情况将反复出现，帝国的统治因为诸多因素而变得形势严峻，这些因素包括宗教冲突、阶级矛盾、环境灾难、商业竞争，以及咄咄逼人的邻国逐渐强大直至最后难以抵御这个最常见的原因。大国面临的威胁是多种多样的，从包藏祸心的祭司、心怀嫉妒的贵族，到使百万人前途叵测的军事失利，原因不一而足。在深重的历史画面

中，强大帝国的历史异彩斑斓，但主调唯有一种，即所有的帝国都难以逃脱覆灭的命运。

最后，有必要说明一点，囿于本书的篇幅，不能对古代帝国的衰亡采用一种真正全面的、权威性的叙述方式，只能在最强盛、最富传奇色彩的帝国和那些不太有名的帝国之间取一个平衡，这种做法有点另辟蹊径的意味——首先这是因为帝国的定义在学界争议不断，虽然有些帝国可能会出现在一些重量级的著作中，却不符合本书的录入标准，而本书列入的一些帝国却不被某些权威当做帝国。既然如此，我只有要求读者对此持宽容态度，并期望本书对诸多国家和民族的论述能够引人入胜并有所助益，这也是我所自信的。

第一章 埃及法老

从鼎盛时期开始的漫长衰落

埃及的吉萨高原矗立着地球上最雄丽的建筑物之一，让人叹为观止，那就是三座巨大的石质金字塔，以浑然一体的庞然巨物的姿态与身旁开罗的芜杂现代建筑相映成趣。这三座金字塔曾经覆盖着石灰质的装饰外层，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现在这表层虽然已经剥落，但是这三座金字塔及其周边的众星捧月般的小金字塔依然让人油然而生敬畏。这些金字塔建于四千多年前，是国王遗体的寓所，埃及人相信，他们的国王将在亡灵的世界继续统治。这些金字塔是地球古代工程学中的一枝独秀是最显而易见的代表作品，堪称奇葩。

这三座金字塔中最大的那座由法老胡夫所建，被称为埃及大金字塔，直到中世纪后期，一直保留着世界第一高建筑物的称号。几乎无论以什么标准来看，历经 45 个世纪，大金字塔依然是一个建筑奇迹。大约 230 万块巨石构成了法老胡夫的巨大陵墓，这些巨石的重量从 14 吨到数吨不等。大金字塔的四个斜面呈 $51^{\circ}50'$ ，延伸到 147 米的高度形成一个尖顶。也许最让人震撼的是，大金字塔以及其他的金字塔的基座几乎呈完美的正北方向，只有无法觉察的一点偏差。

更多的奇迹还在大金字塔的内部。古埃及人的这项工程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是天才和智慧的结晶。这座金字塔被其建造者称为“阿克特胡夫”(Akhet Khafu)，意为“胡夫的地平线”。大金字塔内部有成套的内室，其精确度之高、容差之微让现代人都不由肃然起敬。经过一条向上倾斜的通道，可以来到大走廊(Grand Gallery)，这个大走廊有一个壮观的拱顶，从地面算起高达 8 米，其顶部以巨大的石板砌成。这个大走廊与一座前厅相通，最终通往国王密室，胡夫的木乃伊就存放在里面的花岗岩石棺中。这座密室通过一系列的减压室而分散金字塔的重量，不致被压塌。这些减压室的上方是悬挑屋盖，这是整个金字塔中最伟大的建筑成就。

公元前 3000 年，胡夫金字塔正处于鼎盛时期，它是优雅而经过精心布局的陵区建筑群中最核心的建筑。在大金字塔周围，分布着一些陵庙，

这些陵庙是通往陵区唯一的漫长甬道的终点。在附近，四座小金字塔陪侍在其体量巨大的主人之侧：其中三座自成一体，为胡夫时代的王后们而建，在这三座金字塔后面，是一座体积更小的“卫星金字塔”，其建造目的依然只能猜测。比较低矮的马斯塔巴（mastaba，古埃及墓葬建筑的类型之一，是平顶、长方形和外部呈斜坡面的建筑，平民和贵族死后都葬在这种墓室内。——译者注）则分散在王后金字塔的旁边。

吉萨金字塔群，在周围的沙漠中，其石灰质饰面熠熠生辉，仿佛一座座灯塔。由胡夫金字塔、海夫拉金字塔和门卡乌拉金字塔以及谜一般的狮身人面像组成巍巍墓葬，在沙漠中显示出一股非凡间所有的气象。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吉萨金字塔建造的时候，埃及国力还未达到鼎盛，孕育了如此巍峨建筑的文明还有一个大的发展期。在吉萨金字塔传达的信息中，这是最让人心醉神迷的。但是最触动吉萨金字塔的仰望者们神经的是这么一个不祥的主题：为什么这么伟大的文明会走向衰落？

答案远比问题本身复杂，埃及荟萃了各种信仰和传统，其本身如同建造金字塔的石块一样坚不可摧。作为古代最灿烂的文明之一，埃及的衰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埃及的璀璨文明反过来征服了埃及的征服者。

埃及的智慧造就了埃及文明，但是埃及用这种智慧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渐渐衰弱，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学者们对此过程可谓见仁见智。我们可以说，这个过程就是埃及法老王国的衰亡史。

天际行舟

颇具讽刺的是，能证明法老是这一古代最伟大纪念碑的建造者的唯一证据只是一座小型塑像，高度仅为8厘米。胡夫的遗产同胡夫的唯一塑像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胡夫的身后，留下的不仅仅是大金字塔。

古埃及人加工石料的技艺举世闻名，在现代人的眼中，金字塔是古代天才最显而易见的并且备受尊崇的象征。造就了吉萨高原奇观的古埃及王国文明在造船方面也是翘楚，这点已经由在最出人意料的地点发现的文物

得到了证明。

1952年，在对大金字塔脚下一巨大考古坑的清理中，意外地发现了胡夫御用三桅船的各种构件。（在旁边另外一个考古坑里，发现了其他的构件，1985年得到证明，这些构件属于另外一艘船。）以后，考古学家想方设法地把这些构件组装在一起，渐渐还原了古史中这一著名的人工制品。

这艘船以巧妙精细定型的香柏木厚木板制成，全部用木楔和草纤维制成的绳索连接，从头到尾长达43米。

这艘船看起来可能是为了把死后的胡夫载往太阳神“拉”那里，然后他将和太阳神一起乘坐这条船每天从黎明到黄昏从天穹驶过。我们确定的是，古埃及人知道如何建造坚固、精巧的舰船，这使得他们能够探索尼罗河流域各处，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伟大的基石

浩浩荡荡的尼罗河如同一条闪烁晶莹绿光的带子穿过埃及的沙漠，在地中海之滨形成一块巨大的三角地带，古人将其比作莲花。自史前时期以来，这里就是生活的乐园、贸易的要道，周围其他地方全是干旱的荒野。埃及的“黑土地”，是一片环绕尼罗河的肥沃农业区，和沙漠的“红土地”形成鲜明的对比，黑红之间形成一道分界线，一边是陡然出现的郁郁葱葱、物产丰富，而另外一边是死气沉沉的暗褐色沙漠。

尼罗河有两条主要支流，分别叫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一路往北，在靠近如今的喀土穆的地方汇流，然后又孤独地走上流往地中海的漫漫路途。尼罗河的绝大部分流域降水量都很小，在经过沙漠时还有一部分蒸发，但是尼罗河几千年来肥厚的淤泥对于埃及的农夫来说是珍贵的财富。

尼罗河就是埃及，尼罗河的各种特质加在一起，使得它成为文明的理想孵化器。首先，尼罗河周期性的洪水泛滥和消退对于兴盛的农业是一种

最理想的条件组合。从仲夏开始一直到 10 月，埃塞俄比亚的夏季丰沛的降雨滋养了尼罗河，尼罗河水位上升到足以泛滥淹没周边平原的程度。尼罗河泛滥期，埃及语称其为“阿克海特”（akhet），河水把淤泥沉积在泛滥过的土地上，这些淤泥形成了备受称道的珍贵黑土地。

从位于吉萨高原的陵庙中远眺海夫拉金字塔。

当河水在 11 月消退的时候，被称为“派瑞特”（peret）的播种期就开始了。从 3 月到 6 月则是收获期，被称为“余牧”（shemu），然后新的轮回又开始了。没有降雨，尼罗河的水量只能保证在泛滥期刚可以淹没河岸两旁最容易被淹的庞大河谷地区的肥沃土壤。其结果便是双粒小麦（自然产生的小麦祖先“单粒小麦”与一种山羊草杂交后，产生双粒小麦，我们今日所知的面包小麦——bread wheat——是后来用双粒小麦和另一种山羊草杂交的结果。——译者注）和大麦的产量之高让人咂舌，是其他多雨地区产量的 4 倍。埃及因此成了一个大粮仓。

尼罗河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特质，那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同周边的绝缘性，这一点在维持尼罗河给埃及带来长久的富饶方面起到了作用。学者们一直在争论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关系，争论是否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首批城市促成了埃及文明的崛起。不管真相如何，埃及有着苏美尔、古巴比伦阿卡德区和巴比伦尼亚文明所不具有的优势。美索不达米亚人居住的区域纵横交叉着贸易路线和别国入侵的路线，而早期的埃及人则享受着在东西向大部分地区都靠近沙漠的那种有利条件。埃及周围干旱的不毛之地成了天然的缓冲，埃及人可以安安稳稳地享受尼罗河的珍贵赠礼，完全不受困扰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战争的影响。

在埃及的北方，是地中海，地中海是贸易的集散地，也承担其他的功能。在埃及的南方是努比亚，埃及和努比亚有着长期不和的历史。但是法老可以仰仗尼罗河的六次洪水来对抗努比亚，每一次洪水都是阻断贸易的障碍和防止侵略的屏障。历史上埃及不时面对威胁，尤其是来自东北方的巴勒斯坦方向的威胁，但是埃及总是因其地理位置而偏安一方，并且因此为成就埃及伟大的浩大工程建设铺平了道路。

金字塔的建造者

第一座法老的金字塔建于公元前 27 世纪第三王朝的左塞尔法老统治期。左塞尔金字塔又叫“阶梯式”金字塔，外观仿佛一系列的石室坟墓——马斯塔巴——叠加在一起，自下而上依次缩小。虽然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字塔，但是它标志着同之前坟墓的分野，象征着法老地位和威权与日渐隆。

到了第四王朝（公元前 2631—前 2498 年），金字塔建筑达到了高度和艺术的登峰造极程度。吉萨金字塔的建造者有三位：胡夫、海夫拉和门卡乌拉。这三位法老建造的金字塔的规模同他们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完全相称的。

建造吉萨金字塔，在当时相对原始的技术条件下，需要非凡的坚忍、非凡的预见、非凡的组织管理，才能完成这件极其复杂的工程。这就要求必须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对全埃及的人民实施完全的控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如此的丰功伟业。

现代人面对大金字塔所体现出来的技术力量往往是瞠目结舌，不知所云。但是，金字塔的背后还隐藏着一项更伟大的成就：劳工的招募（金字塔不使用奴隶劳动）、容纳劳工的社区的组织和建设、供给劳工的粮食的征收和储存，以及将所有这些运作起来服务于金字塔建设的管理天才。金字塔的纯粹工程量严格的技术规范要求了几十年的工作中保持始终如一的完美主义精神。

学者常认为金字塔实际上也在埃及提出了无数的要求，要求法老把人民统一在一个长期的庞大工程项目下，同时完善其管理臣民的统治技巧。假如幼发拉底河的水利灌溉技术促生了美索不达米亚井井有条的城市，那么金字塔则建构了埃及文明的框架。

大厦将倾

这就是古埃及王国面临的状况：人丁兴旺繁荣昌盛的埃及为半人半神的至高无上的君主所引导、所驱使。神化法老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一统埃及的传奇国王，他就是纳尔迈（Narmer）。在这位国王统一埃及之前，埃及分为两个部分：上埃及，一条沿尼罗河流域展开的生机盎然的绿色缎带，以及下埃及，其荒芜的沼泽直达北方宽广的湿润三角洲。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传奇人物纳尔迈统一了这两个王国，将孟斐斯作为帝国的都城，这位全埃及唯一的统治者头戴的皇冠结合了上埃及国王所戴白冠和下埃及国王所戴红冠的特点。法老成了河谷纸莎草和三角洲水莲花的统一代表，他成了“两国之主”，这是他最重要的头衔。

纳尔迈不仅统一了埃及，还和神攀上了关系。自前王朝时代以来，埃及人就相信他们的国王是太阳神“拉”的直系后裔。法老身受何露斯（Horus）——生育女神艾塞丝（Isis）之子的护佑和佐助，通过战争来对抗赛斯（Seth）的混乱之力，在这场战争中两个王国的统一成了重头戏。既然法老地位如此显赫，同时又拥有对尼罗河资源加以充分利用的组织才能，那么早期的埃及国王们能够建造高耸的石头陵墓以此来加强他们早已相当稳固的权力基础，这点也在意料之中。

这种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持埃及的稳定。在埃及统治体系的顶端是法老，其神族谱系确保他能够在同埃及的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获胜。只要王国保持统一，尼罗河定期泛滥，一切将太太平平，而国王，作为埃及的神，其地位将不容置疑、难以撼动，他为人民指引方向、提供安全保障。

但是到了第六王朝（公元前2345—前2181年），那些曾经从埃及的强盛中得利的贵族和地方官员已经巩固了自己的某种程度上的权威，国王的权力被分散弱化了。这种法老的最高权力被稀释的过程可能发生在不知不觉中，直到灾难性的结果最后降临。在古王国的最后一位伟大的法老（他的统治可能持续了90年）佩皮二世（Pepi II）执政期间，尼罗河经历了

一系列洪水不足造成的饥荒，甚至连埃及的巨大粮仓都无法赈济。饥饿蹂躏了埃及几十年，地方贵族竭力想要让自己的人民吃上饭并在陷于绝望境地的乡村维持秩序，随之而来的就是贵族之间的纷争。金字塔建造者的时代开始崩塌。

埃及文化的重新定义

接下来就是学者们称为“第一中间期”的时代，埃及历史上一共有三个这样的时代，每个时代的特征都是政治分裂。上、下埃及的统一曾经对于法老的威望和统治的合法性都至关重要，在这样的时代，埃及的统一或是徒有其表，或是根本不存在。

公元前 2055 年，门图霍特普二世（Mentuhotep II）结束了第一中间期的纷争不和。他以底比斯为大本营，击败了他的主要敌人并洗劫了敌国的都城——位于埃及北方的赫拉克莱奥波利斯坦。门图霍特普二世是一位富于雄心壮志的勇士，他最后获得的称号是“上下埃及的统一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历史上，他被后继者尊崇为新埃及的奠基者。

但是历史没有让埃及再次辉煌。埃及古王国依靠法老王的自负和膨胀的雄心驾驭整个埃及的人民来建造一座巍峨的陵墓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第一中间期的混乱之后，古王国便分崩离析，法老的权力遭受了重创。因为尼罗河流域的减产、埃及王国没有一个能够平息叛乱的统治者，人民开始对国王有了看法，于是法老王便走下了神坛。

但是新的法老依然是臣民的保护者，依然要保证埃及文明的繁荣，在这两个方面，新的法老王超越了前任。在埃及中王国时期，继门图霍特普二世击垮赫拉克莱奥波利斯坦人之后，埃及出现了更加发达的文明，很多学者将此阶段称为埃及的“古典时期”。第十一和第十二王朝时期的法老王没有让家族成员占据重要的职位，相反，他们创建了一种迅速发展的官僚体系制度。书写成了埃及人普遍渴求的一种技艺，在规模巨大的精细行政管理体制中，抄写员大量涌现。